

# 严家只搜出十万两银子，留下历史疑问

完

历史传记

苦乡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嘉靖皇帝是明代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有人把他排在明太祖朱元璋之后，称他是明代第二位有作为的皇帝，有人却说他是昏君、暴君。严嵩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后世文人把他描写得一无是处，但几百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质疑，说他不是奸臣。这是对是非君臣到底是怎么回事？严嵩何以成了臭名昭著的奸臣？按徐阶给严嵩罗织的罪行，杀十次头都不为过，为何他仅仅只是被削职回家？严嵩死后半年嘉靖皇帝才知道，随后他就误食丹药而亡，这么巧？

[上期回顾]

徐阶利用严世蕃守孝期间寻欢作乐一事，打响倒严第一枪，并且成功了。

回头再说严世蕃被贬戍雷州卫，途中竟和门客罗龙文脱网逃回了江西老家，躲了一阵，见无人追究，胆子便大了起来。他和罗龙文四处活动，又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罗龙文劝严世蕃说：“少爷，我们是被贬戍的犯人，理应当夹着尾巴做人，如此明目张胆，恐怕不妥。”严世蕃说：“有何不妥？我等被贬戍雷州卫，途中逃脱谁又敢来过问！我父乃国家功臣，先太后有免杀令，别看徐阶现在得意，要不了多长时间，我父子必然跟他算总账！”

御史林润获知了严世蕃的情况，密告徐阶，请求派兵前往缉拿。此时徐阶还没有控制朝廷，“严党”在朝中的势力还非常强大，如抗倭名将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都属“严党”阵营，徐阶等人稍有不慎，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徐阶对林润说：“密切注意严世蕃的动向，并派人打入他的内部。不但要掌握他的犯罪证据，还要唆使他犯下更大的罪行，这样才能一举将他置于死地。”

徐阶欲擒故纵，并派人打入严世蕃内部，唆使严世蕃作恶。严世蕃小人心性，不但不及及时联络“严党”为自己父子翻案，还丧心病狂地在家乡为所欲为，贪图享受。一年后徐阶控制了局势，就毫不犹豫地打响了倒严战的最后一枪。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十月，在徐阶的指使下，御史林润又弹劾严世蕃，称其私逃回乡，聚众为逆，祸害乡里。嘉靖皇帝听说严世蕃逃回家中继续作恶，勃然大怒，再次下令将严世蕃逮捕治罪。接着徐阶又以意图谋反定严世蕃以死罪，原来严世蕃手下有个官儿和大海盗汪直是儿女亲家，汪直又向来和日本人勾结，要说严世蕃勾结倭寇，那就再合适不过了。嘉靖皇帝看了严世蕃一系列罪状后，大

笔一挥，抄家问斩。

严世蕃被处决后，严嵩还是平安无事，但其实严嵩才是徐阶的心腹大患。可严嵩做事滴水不漏，要找他的茬，唯有从贪脏方面入手。最后，查抄严府后徐阶报给嘉靖皇帝的清单是：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十万七千零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

徐阶报的这份清单，据资料显示，相当于明朝全国一年的总收入。严嵩富可敌国，名不虚传。看到这份清单，嘉靖皇帝哭了。他回想起严嵩跟自己许多生死与共的往事，回想起母亲临终前对严嵩的希望和对自己不许动严嵩一根汗毛的告诫，便将严嵩削职为民，说：“严嵩，按你的罪行，朕杀你十次都不为过。但朕遵从先太后的遗愿，不动你一根汗毛，不过朕看你还有什么脸去见地下的先太后！几十年来，朕对你深信不疑，你本应该有个很圆满的结果，可你为什么那么爱钱，那么贪脏枉法呢？你不是爱钱嘛！朕就赐你一个金饭碗，这金子能吃，你就啃了吃，不能吃，你就用它去讨饭吧，死时你也抱着它，去做你的金钱梦好了。”

严嵩以巨贪的罪名被削职回江西老家。几个月后，八十七岁的严嵩贫病交加，饿死在妻子欧阳氏坟前。临死前，他艰难地写下“平生报国唯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两句话，表达了他死不瞑目的心情。严嵩的妻子欧阳氏生前在家乡做了不少善事，每遇灾年，就设粥施粥，救过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命。严嵩也捐银数万，在家乡分宜县建了四座大桥。因而，夫妻俩在家乡极有善名。严嵩死后，乡亲们为防徐阶派人前往戮尸，就置办了一百副棺材，在方圆数公里的山上一通乱埋，欲让徐阶的人找不到严嵩的尸体。

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农历八

月初十是嘉靖皇帝的六十岁生日。在贺寿的人中，全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昔日的英姿少年，今天已心力交瘁，独自坐着一叶扁舟飘荡在风口浪尖之上，这使他想起了唯一还活着的严嵩。他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也不知道严嵩现在怎么样了？想起过去的日子，朕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没有人告诉严嵩已经死了，因为徐阶对嘉靖皇帝封锁了这个消息，他绝对不能让嘉靖皇帝知道严嵩死前的那两句话。

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十二月初，精神恍惚的嘉靖皇帝总觉得心里有什么事。这使他不禁又一次想起了严嵩。直到这时，大太监黄锦才告诉他：“严嵩早在半年前就死在了他妻子的坟前，死前写了两句话：平生报国唯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

嘉靖皇帝听了，如雷击一般，口吐鲜血，倒在地上。他想起自己从十三岁起，严嵩就把他跟自己系在一起，几十年来风雨同舟，自己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在当时社会上，他一个达官显贵连小妾都不纳一房，一个不近女色的男人，能是巨贪吗？想到这里，嘉靖皇帝似乎想到了什么，他令人将徐阶找到病榻前，问：“查抄严府赃物甚多，据户部上奏，入库却只有十万两银子，还有那么多到哪里去了？”

徐阶说：“剩余的直接充了边饷。”嘉靖皇帝质问道：“边饷由户部拨出，赃物不入库而直接拨出，是何道理？”按照正常程序，一切赃物都应入库，全国所有费用均由户部统一拨出，徐阶不将赃物入库而直接拨出，他在搞什么鬼？徐阶额头冒汗了，支支吾吾：“这个……微臣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等查明了再禀报皇上。”

嘉靖皇帝已经预感到自己冤枉了严嵩，非常痛心。姑且不说严嵩平

时家里应该有点积蓄，就说他仅仅以首辅的资格退休，光朝廷赏银就是二十万两，在他府里搜出十万两银子，这意外吗？

嘉靖皇帝没有等到徐阶向他汇报这是为什么，因为从这天起，他忽然病得昏昏沉沉神志不清。十天后，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一代雄主嘉靖皇帝在自己的寝宫——乾清宫崩逝了。溢钦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庙号世宗。而查抄严府巨大的财产除十万两银子进了国库外，其他的均不知去向，把一个巨大的疑问留给了后人。

徐阶深知，自己比严嵩小了二十三岁，以年龄优势击败了严嵩，这种胜利是短暂的，也许用不了几年，自己就会跟严嵩颠倒一下位置。只有将严嵩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才行。严嵩成了奸臣，作为推倒他的人，自己理所当然就成了忠臣，对于忠臣，谁敢对自己把事做绝呢！

嘉靖皇帝驾崩后，一天太子也没当过的裕王朱载堉继承了皇位，即隆庆皇帝穆宗。内阁成员是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陈以勤、张居正。徐阶全面推翻嘉靖皇帝的国策和严嵩的许多条条框框，大肆清除“严党”，诬陷严嵩，连已故的陆炳也不放过。高拱等人看不过眼，就劝阻。徐阶不但不听，还故技重演，又指挥一批言官弹劾他们，妄图达到自己独揽朝政的目的，气得高拱直骂徐阶。

严氏父子倒台后，以前跟他们有仇的人也纷纷回来鞭挞。其中有个叫王世贞的人被严世蕃羞辱过，就叫人写了许多诋毁严氏父子的文艺作品，许多市侩文人为为了趋炎附势，也胡乱编造，甚至将严嵩的年龄、官职、籍贯都弄模糊了。总之严嵩被越抹越黑，终于成了奸臣。

# 池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复句句

12

都市情感

辛夷坞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赵句句想要的婚姻，是一座围城，哪怕没有激情，却有她最渴望的安稳。但她没想到，自从遇到池澄，曾一心一意皈依的人间烟火不过是泡影，幻城摇摇欲坠。带着爱与恨归来，池澄绞尽脑汁地算计，让赵句句失去了所有的退路，只是因为，那条唯一的退路，就在他的怀中。他是带给她毁灭的风浪，也是她无法抗拒的青春狂澜。当失去了最后一滴水，沙漠里的浮城，是否也能成为最终的归宿？

[上期回顾]

三年前，句句过26岁生日那晚，她和曾毓喝了很多酒，为了生命不那么单调，句句决定放纵一次，和做皮条生意的健身教练共度一晚。但第二天醒来却发现身边是池澄，当时她还不知道池澄是谁。

池澄脸涨得通红，额角的青筋都在跳动。“如果你是我，一场美梦醒来，转身被子凉了，身边的人走了，就留下枕头边厚厚一叠钱，最他妈疯狂的是装钱的还是我家里的旧信封！你说，换作你会怎么想？你行啊，你用我妈被骗走的救命钱来嫖她儿子。是不是钱来得特别容易，所以你出手才那么大方？还是你习惯了睡一个男人就给四万块！”

“行了，我求求你住嘴吧。”句句捂着耳朵，脸色煞白，“这才是你隔了三年还要找上我的原因？”“我都没想到我的记性会那么好，你拍的婚纱照丑得要命，我居然一眼就认出了你。三年前我拿着你‘赏给我’的钱去找了周瑞生，他亲口承认了你们的交易。我妈没过多久就没了，我送她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你问个清楚。好不容易找到曾大教授的家，正赶上你满面春风地出门约会，你从我身边走过去，从头到尾都没有看我一眼。和我滚在一起的时候你说我是最懂你的人，醒来之后你连我的脸都认不出来！”

他说的句句是真，句句无从辩解，她只能哀声道：“那笔钱的确是我爸从你妈妈那里骗来的，他干错万错，也得到了报应。我把钱交给你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可你要我怎么？”

池澄摸着句句的头发，她在他手下难以抑制地轻抖。“我不要你做什么。其实我们也算不上深仇大恨，换作是别人，三年过去，能忘就忘，该算的也就算了。但我一直没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那么喜欢你，所以我才加倍恨你。从你坐着谢甯的车从我身边开过去的时候起，我就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也会在睡了你一晚上后，亲手把钱放到你枕边！然后再把你叫醒，让你也尝尝那是什么滋味！”

句句浑身发软，使出最后一点力气将池澄的手从自己身上拂开。池澄

说：“你看你，你这是什么眼神？恨我？我做了什么过分的事吗？我怎么觉得我比你好多了。最起码我没有骗过你，更没有逼你。我说我爱你，那是真心话，可我从从来没有说过我要娶你！是你自己离的婚，你自己愿意到我公司上班，爬上我的床也是你心甘情愿的。到今天为止，每走一步都是你自己做的选择。要怪也只能怪你打错了算盘！”

句句不住地点头，低声道：“你说得好。我不怪你，是我犯贱，输了都是自找的。”她神经质地四下找发圈去扎自己的头发，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行李。“你干什么？”池澄问道。句句说道：“下山。我惹不起你还躲得起。”句句把最后一个私人物件塞进背包，二话没说就朝外走。池澄一把将她拉了回来。“一夜夫妻百日恩，何况我们是久别重逢。反正我们说破了，也扯平了。昨天晚上我们多合拍，都都来了，不如抛开过去的事好好享受这几天。”“滚！”句句将肩上的背包朝他用力一甩，借力挣脱了他的手，走出房间。

走出明灯山庄，下山的栈道就在百米开外。气温已跌至零下，山风刺骨，道路湿滑，她每走一步都非常小心。“真的要下山？我看你是疯了！”阴魂不散的声音再度从身后传来。句句没有回头，冷冷道：“和你没关系。”“别那么见外，再怎么说明我也应该送你一程。”“你到底想怎么样，不是要我从这里跳下去你才满意？”句句停下来说道。池澄笑笑，上前几步，将钱夹递到她跟前。“别把我想得十恶不赦。你忘带东西了。我说过这个是给你的，怎么说你也陪了我一个晚上，我也不能让你太吃亏。”句句继续朝前走，逼到这个地步，他还不忘羞辱她。

这时，句句放手机的衣袋振动起来，是艳丽姐打来的。“句句，你死哪儿去了，我打了十几遍才打通你的电

话，你到底在什么地方？”艳丽姐的声音急得都带了哭腔。句句觉得不对劲了。原来，艳丽姐被周瑞生骗了，手上曾教授留下的抚恤金、抵押房子的几十万贷款，还有四处向亲戚朋友借的十多万，都打了水漂。句句沉默地听完整个事情的过程，怔怔道：“你让我怎么管？”

“总得想想办法，你还可以问池澄啊，我是他未来的岳母，他肯定会有办法的。”艳丽姐说起池澄，就好像抓住了最后一块浮木。“什么未来岳母。”句句发出一声苦涩至极的干笑，“你不要再提这个人，我跟他早就完了。”艳丽姐闻言先是不信，当她意识到女儿说是真的时，气不打一处来地埋怨：“你连个男人都留不住，老天，我怎么这样倒霉！”

是啊，为什么会这么倒霉！句句也不禁扪心自问，她只求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可好像一夜之间，所有埋在心底深处的火药桶都被引爆了。她想起母亲刚才提起的那个名字，忽然打了个冷战。当初也是他把周瑞生带到艳丽姐的面前，紧接着艳丽姐就被周瑞生骗得裤子都不剩，让他痛快的手接二连三出现，难道这仅仅是巧合？

“周瑞生在哪里？”句句回头找到池澄对他吼道：“你们也太狠了，骗光我妈身上的钱还不够，居然让她连房子都押了出去，你还不如要了她的命！”池澄挑眉，仿佛听不懂她说的话。“看吧，我早就说过他是个王八蛋，你们都不相信。”

句句一步步朝他走近，泪水很快被风吹得干涸，紧紧地绷在脸上，“你简直是个变态！我早就说过，越是我越看不起你！因为你可怜，没人爱你，你妈妈对你一点也不在乎，你爸你是外人，没人愿意和你在一起，除了钱你什么都没有，所以才揪着那点儿旧事不放手。你但凡拥有一点点幸福，

就不会花那么多心思，处心积虑地去报复一个根本不认识你的人。可惜再折腾你还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小丑！”

池澄脸色铁青，句句几乎可以听到牙齿摩擦发出的咯咯声。这副样子的他让人心生恐惧，“你爸是个老骗子，你妈贪心又势利，把嫁人当做卖身，你是神棍和合法卖淫者的混血儿！我是没人爱的小丑，哈哈，你是什么？你是个破稻草人，空心的，谁都不爱！所有条件合适的男人都只不过是寻求安定的工具。可惜你遇到了我，你越是想缩起来过你的安稳小日子，我偏不让你称心如意。我就是让你一无所有，封死你每一条退路，扒开你每一层皮，再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半点儿真心！离婚你不哭，被我玩了又甩也不哭，眼看要掏出老本来替你妈擦屁股你才懂得掉眼泪！你是我见过的最阴暗的女人。”他说着，又在她面前挥舞着那个钱夹，“这里面现金和银行卡加起来一共有四万块，你确定不需要？用不着客气，过几年你就未必值这个价了。”

句句喘着气一言不发，她心里想，神啊，如果真有神灵存在，她愿意用折寿几年来换他立即消失。“有骨气，我更爱你了，但你最好不要后悔。”池澄往后退了一步，作势要当着句句的面将钱夹扔下山去，然而谁也没想到因为连日下雨的缘故，山石上覆盖的泥土有了松动，投掷的动作使他重心倾斜，脚在湿漉漉的草叶上一打滑，整片浮土在他脚下崩塌。被他扣住手腕的句句根本没有反应的余地，只觉得自己不由自主地往前栽倒，然后身子猛然往下一沉，两眼一黑。就在万念俱灰之际，下坠的势头忽然一顿，好像有什么东西将她拉住，紧接着被抓住的那只手一松，等她稳住身体，只听见一声闷响，周围只剩下自己倒悬在上不下的半空中。